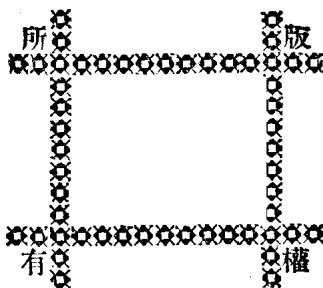


書 叢 學 哲

傳 德 康

譯 合 祖階 承漱 商羅

民國十一年二月印刷  
 民國十一年二月發行  
 民國廿二年一月四版



譯者 羅商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 哲學康德傳 (全一冊)  
 定價銀七角五分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二五七八)

## 原序

近五十年來，有一派哲學，較之無論何派，被人研究的，特別衆多，書籍也不知出版多少了。然最奇怪的，當此之際，於這位哲學家本身，竟無一部特殊的紀載。雖則枯蘿菲石 *Kuno*，

*Fischer* 關於他略有記述，但他所稱道的，僅可作爲研究康德學說的導言，即如克羅倫白 *M. Kronenberg* 依據菲石記述所著膾炙人口的「康德傳」與鮑爾生 *Fr. Paulsen*

所著很負盛名的「自傳」都不能脫此狹隘範圍。所以遲至今日，閱七十年之久，我們還

是沿守叔伯爾特 *M. Schubert* 底那本半屬簡陋不明的「康德傳」。這部書當年固然有些價值，但在今日，已覺陳腐不適用了。況自十數年來，研究康氏的結果，祇想到他的

信札出版一事，便可以知道。關於撰述傳記的材料，正不知發現了多少新穎的事迹呢！

至於直到而今，這位德意志大哲，尙無一部詳細有系統的傳記出版，料想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作傳的材料，非常散漫，而舊日傳記，均覺過於簡略，不甚確切；他方面却原於這位大哲一生，殊少令人注目之處，——除却費弗麗得利希維廉第二攝政時，與普魯士檢查所衝突

外，并無他事足述了。——更沒有驚奇炫人的事迹，熱狂的舉動，所以就他個人的生活，同他所倡的學說較量，不用說，是興趣很少的一部份了。然使一般愛好康氏學說的人，去認識這種澹泊寧靜的學者生涯，可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讀者於此，更可以窺見他那種精神的活動與他的生涯，是很有關係的。一班研究康德的人，據理推測，他們對於康氏底一生，殫精竭力，剖晰毫釐，於撰述傳記是最稱職的，——此係指康氏同鄉如阿羅次，E. Arnoldt，路德奈克 Rud. Reicke，瓦爾達 A. Warda，等及其餘諸人，就中前兩人已去世了。——但是他們并未曾擔任這等有系統的著作，所以我不自揣，冒昧一試，萬不料外來的誘因，竟能完成我胸中底希望。

本書現在屬於哲學叢書底一部份，用以充補曾經出版康德叢書的，所以叢書裏面說過的，——大都是我個人著的——如著作成立底原因，內容底梗概，用不着複說了，僅短篇著作，同一七五七年來在報紙發表的論文，屬於例外，因為這些作品，是哲學叢書中所沒有道及的。又本書範圍，是有一定制限，不得超越，我再三考慮，才決定不旁及一切高深的參考書，僅在

書底後幅，附上一個很短的參考書目。本書所貢獻於讀者的，即是根據今日尚存的文書紀載，切實鋪敘康氏底生活，至於特別描寫康氏天性，和他對於政治、宗教、美術的態度，我均加以保留，候有其他機會時，另圖著作，所以按下不表；可是書中仍不免有些涉及的地方。

關於書中爭議的問題，同此理由，僅略指點一二，至於這些問題，在我個人，悉屬瞭如指掌，想於康氏研究有素的人，不待煩言，定能了然的。我希望本書，貢獻讀者諸君一些新的材料。總之我立意在比較很短的時期中搜集材料，也可謂不憚繁難的了。瓊璘格爾博士

Dr. Valinger (居Halle) 和我的同事聖都爾夫，O. Schöndorffer (居Königsberg)

羅銑加德 A. Rosikat 諸先生，很蒙他們的贊助，我現在向他們表示無限的謝意。康氏小像，附有他的親筆墨跡，是狄朶卜勒爾 Döhler 造像所鑄的銅版影印的，此相飾在叔伯爾特所著康德傳底封面，大概是我們所有康德小像中的最佳的了。

本書是敬呈一位先生的：他平生事業，是從事於革新與提倡康氏哲學的，又係三十年前導我入批評哲學的人，這便是我昔年的教師，今日最欽仰的朋友，居蠻白克 Marberg 的赫

爾曼科亨教授先生。 Professor Hermann Cohen

一九一一年九月著者卡爾弗爾倫得於 Hans Cottaesgabe (Tannus)

# 目錄

## 原序

### 第一章 家庭 幼年 高等學校時代(一七二四至一七四〇年)

家世 父母 童年 在弗麗得利取安命高等學校時代

### 第二章 大學時代和家庭教師時代(一七四〇至一七五四年)

甲. 學生時代的康德(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六年)

入學 學習的科目 他的教師 克路村底影響 外表生活情狀 研究學問的

朋友 受大學裁判處底審訊 出校 第一次著作出版

乙. 家庭教師時代(一七四七至一七五四年)

猶村 阿爾士杜爾夫 在凱雪林家麼? 這個時期中的特性 營求高等學校教

員

### 第三章 十五年大學私教授和被授學位(一七五五至一七七〇)

年)

- (一) 一七五四年的著述 授學位 允許入大學授課與第一次講演
  - (二) 講演科目 日課 用手抄本 講義
  - (三) 一七五五至一七五八年的著作 一七五九年一七六八年的著作
  - (四) 外表生活情狀
  - (五) 社交 衣服 朋友：沃布雪 格林 商人 將官 太太們 學生 精神生活
  - (六) 一七六〇年以後精神上所受的影響 與盧騷 哈曼 赫爾德蘭 伯特門德 孫諾 人之關係
  - (七) 營求失敗 皇家圖書館 副主任 埃爾郎根 及 耶拿 聘請 船城 正教授
- 第四章 到純粹理性底批評出版止(一七七〇至一七八一年)
- (一) 就任正教授職 與教育部大臣 札里次 及 赫爾次 的關係 獎勵



(二) 講演 講演科目 學生 公開講演底特質

(三) 著作 理性底批評 評論磨斯加帖底著作 論人種差異 一七七七年拉

丁文演說 關於博愛學校的著作和贊助

(四) 社交 在凱雪林家 在飯館用午餐 施羅特首相

(五) 通訊和個人交際 微蘭 尼古拉 亞可卜 拿瓦特 蘭伯特 門德孫

赫爾次和畢士脫 純粹理性底批評出版

## 第五章 康德精神活動底全盛時代(一七八一至一七九〇年)

(一) 本期論著大觀

(二) 講演 與學生的關係 做學長及校長 其他的崇銜

(三) 私人生活 個人交際 格林和模塞畢 克學思 叔爾次和其他的同事

希伯 居住 獨身 日常生活

(四) 對於公衆的關係 耶拿的宗仰者 蠻堡 哈爾 來卜棲喜 廓庭堅 南

德意志和東普魯士的康德 批評赫爾德所著理想 普魯士境內開始精神上的反對

## 第六章 老年(一七九〇至一八〇四年)

- (一) 老態初呈 末年講演 大學校校務終結
- (二) 一七九〇年後康德哲學底繼續發展 在德意志 在外國
- (三) 與普魯士反對派衝突和同時的著作  
起因 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四年間的作品  
申斥康德和他的答辯 一七九五至一七九八年的著作 最後的論文
- (四) 家庭生活: 康德底餐會 他對於兄弟姊妹的關係
- (五) 晚年 衰邁增加 辭去蘭伯 最後的著作 一八〇二年與一八〇三年的變態 跌倒受傷
- (六) 宛轉而死 去世 安葬 墓 一八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追悼大會 最後的移葬和雕像

## 康德年表

# 康德傳

德國卡爾弗爾侖德著

商承祖  
羅漱階合譯

## 第一章 家庭 幼年 高等學校時代 (一七二四至一七四〇年)

### 第一節 家世 父母 童年

英馬奴哀康德, Immanuel Kant 於一七二四年四月廿二日夜五時, 生於普魯士省, 船尼格士白克 Königsberg 城——今日還存在的外城——底一家尋常的民房裏。這房子

所在的一條小巷, 名叫鞍匠巷, 他的父親約翰戈耳克康德, Johann Georg Kant 便在那裏做一個鞍匠, 精確的說起來, 便是從事皮帶工人底正當營業。他的祖先按世系說, 是自蘇格蘭遷來的, 十七世紀時候, 蘇格蘭地方, 姓康德 Kant 的, 實屬不尠, 便到今日, 還可以見着。有位瑞典的主教, 林德布郎 Lindblom 曾在瑞典尋求這位大哲學家康德血統底淵源。

爾時康氏已屆七十三歲，便親筆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他說：『我的祖父是於前世紀末葉，本世紀初期，隨着衆人自蘇格蘭向外遷徙之一人，至於因何遷徙，我可不知道了。就中有一部份中途散居於瑞典，其餘的大多數，過美麥盧 Memel 河，便到普魯士來了。』並且說他的祖父，是沒於提盧西特 Tisit 城。數年以來，官書方面已經證明：這位大哲學家會祖，里赫特 Richard Kant 於一六六七年高齡之際，曾在海的克魯茨 Heydekrutz 村，（在東普魯士）附近，威爾敦 Warden 地方，做一個酒店主人。他的兒子赫恩士 Hans Kant 學得做皮帶的手藝，曾到國外作工，遊歷了一次。當他在提盧西特 城作工回來的時候，大約是一六七〇年，便到美麥盧 Memel 城住，仍作皮帶營生，不久就娶了一個民間少女，一六八二年十二月杪，遂生了第二個兒子約翰戈耳克 Johann Georg。這就是英馬奴 哀康德 底父親。約翰戈耳克前後有三個弟兄，當康德 底祖父留住美麥盧 城於一七一五年再婚時候，約翰戈耳克——或者正因此事——乃離去美麥盧 城，到船尼格士 白克 去了。後來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便在此間與一個同事底十八歲的妙齡女兒姻娜

列機娜 雷特爾 Anna Regina Reuter (一六九七年三月十五日生) 結婚。約計當日約翰 戈耳克 底年紀，已將三十三歲了。

這一對新夫婦底家庭，起初就蘊藏無限「敬神」的精神，關於這一層，我們觀於新婚夫婦，在一家家譜裏面所記載的幾句話語，可以證明：『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我約翰 戈耳克 康德同列機娜 雷特爾 結婚，是里里斯 它盧 校長先生 Magister Lihenhal 在克來普 荷夫 教堂 Kneiphofischer thum 主婚的。願上帝佑護我們平安！』結婚後，三十年間，共生了九個孩子。英馬 奴哀 之先，已經有了三個，但是第一個嬰兒（女孩）出生已死第二個男孩，才滿週歲便殤亡了。所以英馬 奴哀 只有一位比他年長的姊姊。（名列機娜 Regina）繼他出生的，雖共有弟妹五人，但只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名約翰 亨利 Johann Heinrich 生於一七三五年）是活着的。

這個家庭底新宗子誕生的第二日——禮拜日——便行洗禮，擇定英馬 奴哀 作他的名字。（有上帝佑我們之意）我們今日在稍舊的普魯士 曆書裏面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天，還見

有印着這個名字。這個名字，據字義解釋，是很合於他的父母，尤其與他母親慈祥虔敬的性情相稱。行洗禮的那一天，他母親在家譜中筆錄下幾句話，比其他的小孩特別詳細，髻鬢早已預料伊的孩子將來能得到絕大的譽望一樣。伊所記載的道：『一七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日）晨五點鐘，我的孩子英馬奴哀降生，二十三日，行聖洗禮。』接着並舉出六位贊禮人，四位代父（一位腰帶匠，一位法官，一位船尼格士白克城的商人，一位美麥盧城的銅匠。）並兩個代母（都侖 Durron 小姐和窩爾芬 Wolin 太太）最後更用一句誠懇希望的話作結道：『希望上帝佑護着他的一生！』

這位大哲學家於宗教觀念，在孩提時候，他的父母已經叫他特別地發展。他在晚年時候，常常現一種感激肅穆的態度，談論他家庭底家風與工人底教育。他屢次對博羅微士基 Borowski 說道：『我永沒有聽到我的父母說過一次非禮的話，也沒有看見他們作過一件卑賤的事。』他七十三歲的時候，還在那封上面所說的寫給主教林德布郎信底草稿裏面，敘說道：『我的父母（出身於工匠）那樣正直的態度，道德的禮貌，都可為後人模範。』他

們辭世的時候，雖沒有留下一點產業（可是也沒有一文的債款）但是給我這般的教育，從道德方面看來，是再沒有能比較高尙的了。所以我每次想念及此，心中便非常感動。」

至關於他家庭間那一種敬神的態度，他曾特別向他同事林克 Bank 用下列的言語表白過一次：「一班人談論這種敬神心，讓他們愛談什麼，便談什麼罷！但是我相信一班重視敬神的人，一切舉動，均超越於衆人。他們最高尙的美德，就是穩重，活潑，與那不受感情刺激的心性。一個人有這般修養，決沒有懊惱急迫不如意的事，能使他陷於失意不快的困境。更沒有爭鬥的事，能够引起他的憤怒與仇恨。……我還記得有一次，皮帶匠與鞍匠間，各因自己的權利起見，發生了衝突，我的父親雖因而大受影響，但是在家庭間漫談的時候，我的父母談及這個問題，對於彼方言語，却非常親切體諒，爾時我雖是一個幼童，但這個印象，令我永遠不會忘去。」

一方面他的父親是個極光明正直的人，視職業與忠誠爲自己唯一的道德。所以他也有這樣的教訓他的兒女；自他方面看來，那位慈仁的母親底氣質之影響於他的，委實不少。

按康德自己對汪星安士基 Wastanski 的批評，稱之爲：「一位慈善愛人，天性純潔，真誠虔服，而絕非妄誕信教的婦人。」伊常常領着他的兒子，到田野去，指示他注意於天然景物與現象，教他識別一些有益的植物。並將一切天體構造的知識，講解給他聽。伊的孩子那可驚訝的智慧與悟力，後來竟漸漸逼伊於急迫困難的境地。這位老翁（指康氏）有一次對野哈曼 Jachmann 說到這些閒遊的情景，他說道：『我將永不忘母恩；因爲伊在我的心中，栽植與培養了一切善事底萌芽，伊以所有的天然現象，啓發了我的心思；伊不斷的引導擴張我的智力；伊的教訓永續的有益的影響於我之一生。』是的！所以他常說到他的母親，便很爲傷感，眼中露有淚痕。他曾說及他自己的面龐，及軀體底構造，甚至於微向內凹的胸膛，均係他母親底遺型。他晚年時節還很悲切的說道：他失掉母親太早了！十三歲的兒子，四十歲的母親——據家譜說：他母親於一七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死於僕麻塞斯 熱病。可是據伊的兒子（指康德）向汪星安士基 又稱：係因服侍一位患窒扶斯熱 的女友，傳染了同樣的病症，幾天之後，便死去了。



至於伊在當時比較的算是受了教育，由其他的事實可以證明。因為伊在家譜上的記載，就正字學說並無半點舛誤。本來祇有那班與康氏同時的貴族婦女，如女商事參贊亞可畢，克林格斯夫人，Kling Sporn geb. z. n. Knobloch 及瑪麗亞姑娘 Maria Van Herbert 等，在書寫時，才能勝任這人力所能，也許可說人力所不能的事呢。這位虔誠的母親，常好於祈禱之時攜着伊的兒子，訪神學博士叔爾次。Franz albert Schultze 後來此公於一七三一年在船尼格士白克舊城教堂為宗教委員及宣教師。這位有名的先生——我們即刻便要說他——對於這個富有天才而略懷羞澀的兒童，非常注意。他常去訪他的父母，並勸他們說：他們的英馬奴哀如在外城的醫院學校，習完了初級課程，便應該準備進大學的功課。這話自然很博得他可愛的母親底同情。所以這位八齡的兒童，一七三二年秋便離了叔爾次，直到一七三三年，才正式投入本城中那改為高等學校已閱三十寒暑，迄今還隸屬於皇家弗麗得利希的弗麗得利取安命高等學校。Collegium Fridericianum。

第二節 在弗麗得利取安命高等學校時代（一七三二年秋至一七四〇年秋）